

漫步阳澄湖

□苏州 顾海燕

喜欢沿着湖边散步,清晨或是黄昏,吹着风,或是沐着雨。阳澄湖的一波碧水让我着迷。

有时会遇到一片荷,莲叶田田迢迢远去,白色、粉色的花苞是婷婷的仙子。夏天的燥热全无,风吹过,宋锦一般雅致的荷花自带亭亭傲骨,又有清香远溢,人的心也随之濯水而静,越发清明晰起来。哪里还有平日的躁浮之气呢,只想深深一呼吸,化作荷一朵。

有时会路过一行柳,万千绿丝层叠如翠幕,又柔软得不像话。低垂的柳枝荡过湖面,圈圈涟漪里的倒影是绝妙的一幅江南烟柳图。柳在江南,在江南的湖岸边才舒展丰盈,才柔媚如斯。

一只白鹭在湖岸边优雅漫步,我也在岸边走,我不曾惊扰她,她似也不怕我。这只独行的白鹭真是美极了,我见它走走停停,时而临波照影,时而静默沉寂。以为会一直走下去的白鹭突然展翅飞去,一瞬间已是湖面上的一点杳影,遗世独立的风姿于我真正是惊鸿一瞥了。阳澄湖的生态这些年越来越好了,像白鹭、湖鸥、野鸭、鱼鹰等在这片水域繁衍生息,与人们和睦相处。粼粼波光里的渔舟悠然徜徉,水鸟翩然飘落,游人纷沓,正是水乡天堂。

迎面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正沿

湖慢跑,把汗水和青春的激昂与一步一步的律动去挥洒。环湖的跑道绿意葱茏,湖风沁着凉意,有垂钓的人久久静坐,似在垂钓一湖夕阳里的微醺。一声长笛幽婉的回响荡在湖上远去了,湖面宽阔,有鱼儿跃出水面时溅起晶亮的浪花。几片芦苇碧翠的汀洲上是水鸟休憩的港湾。湖对岸在渺渺岚烟中不甚真切,只见楼影重重,灯光璀璨,想必湖边农庄酒家的生意甚好。

不知不觉已在渔村附近,干净整洁的小区已然代替了曾经低矮杂乱的自建房。渔家自产的瓜果鲜蔬、鸡鸭鹅蛋、河虾河鱼、河蚌河蚬等都很受游客的青睐,临湖的小市场里阿婆阿爹忙得不亦乐乎。一排渔船停在湾里,等到秋露结出霜花,开捕的号子一响,鲜甜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就要上市了。黄酒一壶,大闸蟹两只,菊花三四朵,碧螺春袅袅的茶烟里,湖水轻漾,最是人间好时光。

似乎古老的水域与现代化的观光湖区并不突兀违和,湖边遍植玉兰、海棠、梨、杏、桃、香橼、丁香、紫薇、山茶……四季里都有娇俏的花朵,明媚的芬芳,蜜甜的果子也与这湖景最配。

而临湖的人家,担水浇园,浣衣淘米,亦是再寻常不过的日常。管他

多少游人络绎不绝,亦不管各种体育健身赛事的热闹熙攘或文人墨客的聚会风流高雅,村民们依然过着最质朴纯然的生活,月月复年年。

渔家阿嫂甜糯古朴的乡歌与沿湖跑步的帅小伙手机里流淌着的网红歌曲奇妙交错。摇橹的阿爹古铜色的身影与湖岸边穿汉服游玩打卡的姑娘姣好的面容都在水天光影里趣味满满。一边宁静悠远,是乡情一般流入肺腑的安稳所在;一边胜境纷繁,是现代化城市的繁荣景象。

我只看一株水草、红菱或是睡莲的叶、远古的一粒种子,在这经世绵长的湖水中招摇涤荡,数千年光阴荏苒,现如今早已丰茂迢迢,湖容万顷涛浪。

说不清是密布的水系河网让姑苏这座城仙气氤氲,秀婉自成,又有先哲般的慧光,还是苏州自古而今的雅致恬适让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总之,喜欢一座城爱上一面湖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陈列,就只是自然而然地喜欢,发自内心。

我从湖边来,沾染一份水的轻灵,你从他乡来,沐一剪湖风润泽,湖自时间的那头来,带满心慧光和一身秀色,融合相谐,直至我们都双眸清澈晶亮,如汪一湖碧水,宛在水中中央。

金黄的玉米

□四川蓬安 王优

年年夏末秋初,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收玉米、晒玉米、剥玉米。这是一份极其辛苦的劳作,母亲却干得热火朝天,心中充满了收获的喜悦。玉米棒子越大越长越沉,母亲掰起来就越有劲。母亲说:“半行过去,就满满一背。”肥料上得足,玉米秆子长得高大粗壮。一行行秸秆排兵布阵,宽大扁平的叶子绕来绕去,篱笆墙似的。夏风轻吹,碧绿的长叶翩翩起舞,花穗子随风摇曳,像刀像剑又像戟。长风浩荡,蓝天底下,一层层绿浪翻涌起伏,整个山野里尽是好闻的清甜之气。

少时,当玉米棒子吐出了白胡子、红胡子,嘴馋的我忍不住要掰一个玉米棒子回来煮着吃。“没长大呢!还是个苦瓜路路,哪里能吃!”母亲说。这个时候的玉米,颗粒还没有长成,像苦瓜表面冒出的一个个小嘴嘴,尽一包水。“等胡子焉了,过个十来天就可以吃了。”只好等,天天盼,盼着玉米娃娃变身玉米爷爷。没过多久,白胡子、红胡子果然变成了赭胡子、焦胡子。当润泽丰盈的胡子枯萎下去,母亲就会掰几个玉米棒子回来,放在南瓜稀饭里煮。这样煮出来的玉米又软又糯,又香又甜。这样煮出来的稀饭也特别好吃,大米的香、南瓜的香、玉米的香,锅里碗里,全是香喷喷的。炎天暑热,啃玉米,喝稀饭,再来一盘酸豇豆,呀!真爽!

再过一段时间,地里的玉米大半都成熟了,母亲就会再掰一些回来,剥下来,磨成粉,做玉米汤圆、玉米馍馍。如今,每逢暑假,必定与父母共同完成一件大事:蒸玉米馍。从地里现掰的玉米,不老不

嫩,成熟度刚刚好——太嫩磨不出粉,太老口感粗糙。好吃的玉米馍,要做到“四现”:现掰现剥现磨现蒸。玉米放久了不甜,磨出的粉时间长了要发泡变酸。往往是磨好半盆,便立即去蒸,留下父亲继续磨。

拌匀的玉米粉舀在洗净的桑叶上,做成月牙或三角形,置于蒸格上。柴火要猛,往往是干好的柏丫。几把大火,沸水滚滚,蒸汽腾腾。十来分钟后,揭开锅,清甜的香味扑鼻而来。腾腾热气中,母亲将馍挨个儿翻身,动作麻利,身手矫健。复盖上锅盖,再蒸个十来分钟,哈哈,翠绿的叶,嫩黄的馍,一口咬去,烫!舌头翻腾几下,咕咚下肚,唇齿留香。

玉米地里密不透风,母亲背着背兜在地里穿行。一个个玉米娃娃跳到背兜里,母亲的背上越来越沉,她渐渐直不起腰来。红薯藤子绊住母亲的脚,玉米叶子小蛇似的,吐出尖尖的小齿,时不时贴身一咬。母亲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腿上布满了无数细长的口子,汗水一出,生疼生疼的。母亲顾不上这些,她把一个又一个玉米掰下来,往肩后一扔,接着又掰下一个。背兜里装不下了,母亲弓腰背出,倒在田垄里,继续隐身于密林。母亲汗流浃背,头发湿透,衣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已经回家的玉米,躺在阳光里,舒舒服服,光灿灿金闪闪。

晚饭之后,我们坐在楼顶上,剥玉米,拉家常,看星星,纳晚凉。晚风徐徐地吹,被太阳烤热的楼板正在慢慢变凉。鸟雀噪声,蟋蟀弹琴,乡村的夜,正在慢慢沉入无边的寂静。

106块地砖

□山东东营 崔向珍

吃完晚饭,父亲没有再发热,他乐呵呵地询问我,想去走廊里转转。

父亲的病房在走廊的西头,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透过来,斜照在地板上。医院正在翻新副楼,一些叮叮咣咣的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身穿橘红安全背心,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工人们不停地忙碌着。黑红的木板,林立的钢筋,金黄的塔吊,镶了金边的绿叶,如雨的蝉鸣,还有辛劳的建筑工人,在高温下共同组成了一幅立体的画面。

夕阳一点点地隐去了,走廊里的灯亮了起来。我和父亲转过身来,顺着走廊往东走。父亲走得很慢,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后边,总怕他摔了。回到病房的时候,父亲显然有些累,他躺在病床上,说走廊走一个来回,得有二里路吧。我说不知道,等会儿我再去走一趟,估摸估摸。父亲说你现在就去,我想知道呢。

我把病床上的栏杆提起来,出了门,站在走廊西头看脚下的地

砖。嗯,一平方米大小的地砖,我数数就清楚了。我顺着走廊一块块数到东头,又从东头数到西头,没错,106块地砖,再加上两头20公分的镶边,来回半里路都不够,我却跟父亲说真的有二里路,你今天走得可不少。父亲听了直乐,像个考了满分的孩子。

病房里的日子很单调。我掏出手机,搜索出父亲熟悉的古诗词,开始胡乱考他。上句接下句也好,诗词作者也好,父亲都对答如流。我很认真表扬他的同时,说再考他一个别的问题,父亲也很认真地答应,你考吧。我坏笑着问今天星期几,父亲明显愣住了,我装作扭头看窗外的时候,他偷偷从枕头边摸索出手机,打开了看又塞回去,很大声地告诉我,今天星期二。我使劲地夸奖他,脑子比我都好使。

父亲做了手术。最初两天父亲睡不踏实,因为刀口疼他生气,我只能一遍一遍讲道理哄他。我解释半天,他好像懂了,可是一转

脸,他又糊涂了,又开始絮叨那个问题。我只好不停地重复那些话,讲笑话转移他的注意力。好在父亲慢慢能吃饭了,也能下床活动了,我们俩又可以在走廊里散步,从西头走到东头,再从东头走到西头。父亲拱着腰,走得非常慢,好几步才挪过一块地砖,106块地砖,他费半天劲才能挪到头。

更多的时间,父亲躺在床上,我坐在窗前,听他讲那些陈年旧事。几十年前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告诉他的事情,却马上就忘了。唯有一件事他忘不了,那就是打电话告诉母亲,他今天吃了多少饭,又走了二里路。电话那头的母亲很开心地笑着,说等着父亲出院回家。

父亲出院的那天,三两下就脱了病号服,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紫色衬衫。轮椅也不坐了,病区走廊的106块地砖,他很快就走过去了,不停地催促我:“快点走,娘俩在家等着咱们呢。”

饮茶浅记

□安徽合肥 艾科

在我的故乡皖北乡下,人们对于茶的认知一如北方汉子的性格——粗犷、奔放又豪爽。可饮的开水即是茶。

定居南方以后方才知道,精致、细腻、内敛的南方人对于茶的定义有着细致鲜明的区分。概而言之,用茶叶或花瓣冲泡的开水方为茶,没放任何冲泡物质的开水则为水,喝茶与喝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北方人会把手用一日三餐统称为吃饭,把有无茶叶或花瓣冲泡的开水统称为“茶”,茶即是水,水便是茶,没有食材等物质局限;而在南方,至少在我居住的这座南方城市,只有米饭才是“饭”,只有使用茶叶或花瓣冲泡的开水才是“茶”,在南方人眼里,糍糕是糍糕,春卷是春卷,虽然均可抵饿充饥,但与“饭”并无直接关联,饭、茶、水各有其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人体所需的“水分”有了自己粗浅的认知——白水解渴去火,茶水养性怡情。饮茶品茗乃高雅之事,每一种茗茶背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

价值,而且泡茶的仪式就是被茶艺熏陶、文化滋养的过程,幽幽香茗唯有在这种充满仪式感的过程中方能缓缓盈满周身细胞,达到解渴、怡情、养性之效。相较于品茶而言,喝水则会省去冲泡的“繁文缛节”,对茶艺和茶具亦不必责备求全,杯对口、嘴对瓶,咕咚咕咚下肚,亦不失为另一番豪情。

如果非要给出“茶”与“水”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水”是“茶”的本源,“茶”是“水”的升华。“茶”是人类在满足最基本的解渴需求之后,对于生活品质的优化提升,茶叶给予白水宁谧清雅的靈魂,而古代的文人墨客、将相帝王,则赋予茗茶内涵、品位和象征,饮茶成为他们的日常。酒与茶宛若诗和画,彼此缱绻缠绵,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

今人品茶其实没有强行的规制——既可一饮而尽,亦可细斟慢品,全凭饮者喜好而为。只不过真正的“茶咖”大都怀有一颗净雅之心,饮者,唯有拂去心头浮华,才不负那一盏空谷幽兰。

一舞动人

□镇江 张星

夏日的南山道上,流萤一闪;青草绵绵的小公园里,乘凉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一个在朦胧中舞动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伴着舒缓的音乐,白色的裙子在夜色中翻飞旋转,仿佛是夏日的精灵。

周围的人都被近期的热浪扑打得垂头丧气,只有这位舞者迎着暑气在草坪上用舞蹈表达着自己无限的热情。我怔怔地看了她许久。人们用身体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甚至是一种仪式和信念,这样的历史有多久了?

我曾在国家博物馆看到过这样一个彩陶盆:土黄色的陶盆,有十四厘米高;饱满的腹部向下逐渐收成平底,而使这个陶盆灵动起来的是内壁上的三组舞蹈图案。舞

者们五人一组,手拉着手,眼睛看向右前方,脚下的动作也是整齐一致。深色的图案只是由简单的线条勾勒而成,但是通过飘起的饰物便能想象他们的情绪是如何欢快而又热烈。

想起“踏歌”这种古老的舞蹈形式。夕阳西下,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围在树下或是河边,踏着歌声翩翩起舞。有力的节奏烘托出一番热闹的场面,人们的辛劳仿佛就在这整齐壮观的舞蹈中消解了。“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人们对踏歌的热爱溢于言表,一时风靡了整个大唐。就连大诗人张祜也曾为此写道:“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而在我的家乡陕西农村,秧歌是伴随着农民们一年的舞蹈。今年麦子有了好收成,扭起来!桃红的长绸扇子在空中挥舞,送来一阵又一阵麦子的香气。过年过节有喜事,扭起来!腰间的红布随着脚步的十字步一前一后,用饱满的热情点燃了一整个城的气氛。

如今,我也经常会在家里舒展舒展。听着音响里传出的温柔的音乐,我踩在阳光照着的温暖地板上,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腹部流向四肢。身体开始轻轻随着音乐晃动,渐渐的,我便完全地沉浸在其中了。那位在草坪上起舞的背影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去跳舞吧!“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36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